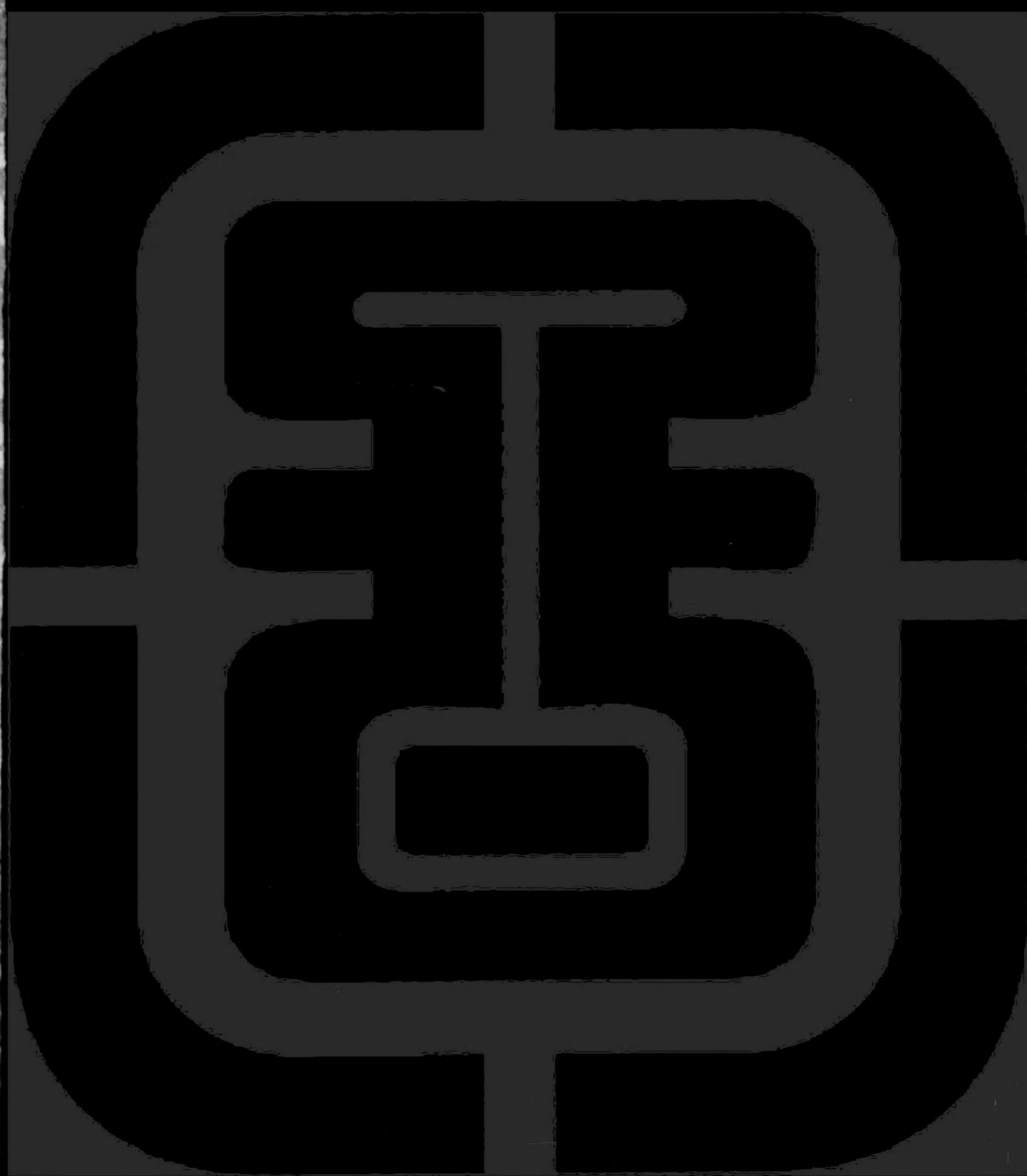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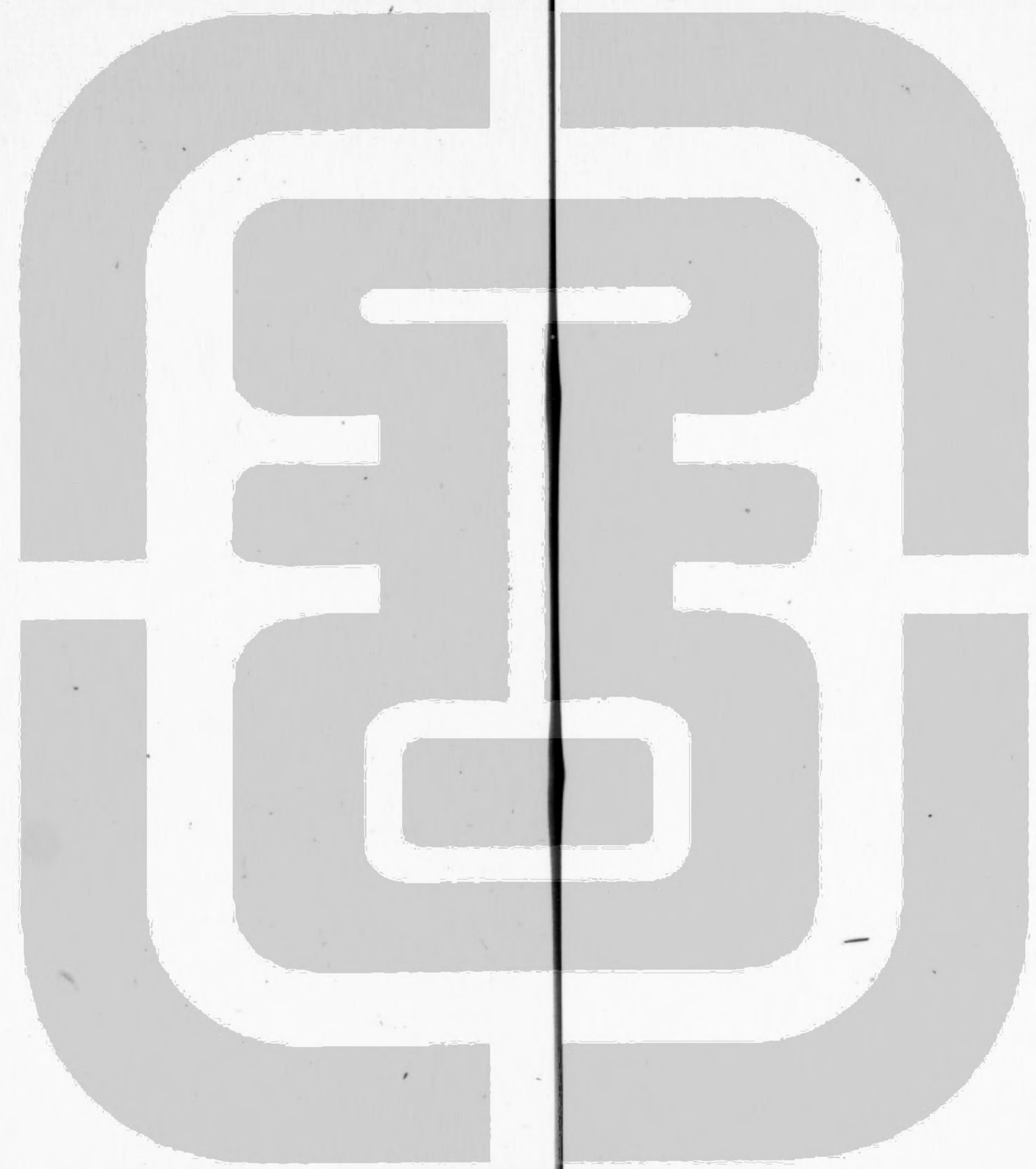


古文精粹 六册





古文精粹卷之七

後集

戴東藩
董漢莊
書

後集

序類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

天地如客舍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日月如流

而浮生若夢為權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

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

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

謝靈運之

弟曰吾人詠歌獨慚康樂

靈運襲封康樂侯

幽賞未已高談

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
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金谷石崇名園在洛陽一名梓澤崇嘗與賓客大飲園中賦詩不成者罰酒三觴。三斗為罰出世說乃竟陵王子良作石崇有記三十四人犯者六人斗者當時飲酒之杯也

集昌黎文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退之諸生或祭文或為行狀淺深殊密居然可見漢乃其壻也故為叙云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論文不離道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皆深矣乎第二節論聖經之深於道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字子長漢武時太史令作史記相如

司馬長卿蜀董生仲舒漢武初對揚雄劉向此五人皆漢朝人長於作賦

儒者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第三節論秦漢之傑作至後漢曹魏

氣象萎蕪司馬氏以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已下為古

文剽掠潛竊為工耳文與道秦塞固然莫知也第四節論

後漢晉魏先生大曆戊申幼孤隨兄兄名奮先為起居舍人生

章載當貶韶州卒或作隨父者非播遷韶嶺今廣東韶州兄卒鞠於嫂氏

辛勤來歸畧序生長遷徙本末亦欲見因艱苦而用力益深自知讀書為文

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音酷排釋氏諸

史百子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反教角齋音澄深詭

然而蛟龍翔蔚然而鸞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

潔說他温潤明白處周情孔思去聲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

義炳如也澤如水有澤言其歸宿處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

頽風教人自為以上形容先生文與道合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

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此段四語說盡退之平生嗚呼先

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

矣

送孟東野序

韓退之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濯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草木各只是

句此是不整齊中人之於言也亦然此以金石草木引入人來有

不得已而後言其誦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

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

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生出善字與假字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

此又以天時引入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

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

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無人推原反此其於人也亦然人聲

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

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臯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

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將無夏

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

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

大而遠幸一句意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

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

也其亡也以屈原鳴亦自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

鳴者也其有荀卿儕孟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亦未見

文公學問楊朱墨翟二人異管夷吾桓公霸諸侯著

書二十六晏嬰字平仲相齊景公老聃李耳字伯陽

家之申不害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韓非與李斯俱

師荀卿善刑名法律之學慎到韓大夫善刑名田駢

音駢齊人好談鄒衍燕人論諸國推尸佼魯人衛商

論時號談天口孫武齊人著兵張儀魏人散六國從

死遜入蜀著書孫武法十三篇張儀連衡以事秦

蘇秦洛陽人說六國之屬已上數人或功利或邪說

或尚兵書以啓殺伐之計或尚縱皆以其術鳴秦之

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

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

善鳴者其聲清以淳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

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

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伯字

玉唐興為海內文宗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元則天時為麟臺正字實為太子皆以其所能鳴見前數子是達者謝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當時必先有此兩句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此二句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憚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退之

太行之陽有盤谷

盤谷地名在孟州濟源縣

盤谷之間泉甘而土

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

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忌者之所盤旋友人李

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

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於廟崇一進退百官而佐天子

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

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

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

愿唐功臣西平忠武王晟之子公年三十四求官京師鬱於中而見於外故其如此

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
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
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
之是有命焉承此上文不可幸而致也此一節說得窮居
而野處升高而望遠或作遠望者非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
以自潔採於山羨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
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
孰若無憂於其心分別輕重妙甚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
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
行之承上接下不斷此一伺候於公州之門奔走

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

音沮欲行不行之貌

將言而囁

嚅音如欲言不言之貌

他形容許多伺候

極態度

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

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

於為人賢不

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

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祿盤之泉可濯

可湘湘烹也一盤之阻阻屈折也誰爭子所窈而深廓

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

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不祥

魑魅魑魅之屬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

禁一作禦

古文卷七

六

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以吾生以徜徉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

之江之澣音虎水涯飲去聲食之且告曰凡吏古者凡治人者謂之吏非

謂今之所吏也于土者若知其職乎一篇蓋民之役非以役

民而已也文老意佳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

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

怠之又從而盜之下得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

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也心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

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其無罰何哉勢不同也勢

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一篇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

畏乎存義假令去聲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

勞心訟者平賦者均音君平也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

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

與考績音即功也幽明之說三書舜典三載考績於其往也

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滕王閣序

王勃

并詩。唐祖子元嬰為洪州刺史置此閣時封滕王故曰滕王閣咸亨二年閻伯嶼

為洪州牧大宴于此處宿命其婿為序以誇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勃在席最

少受之不辭都督怒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

極歡而罷勃字子安少有逸才高宗召為
博士因作鬪鷄檄文高宗怒謂有交構之
漸乃黜後到父任所省侍道過
鍾離九月九日會此而作此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二星楚分野豫章春

斗牛紫炁知寶劍之在豫章豐城也勃蓋未之深考

耳。以星之分野觀之南方楚荆州之域翼軫之宿

直地接衡南岳今分寧廬州音問山名在瓦浙東諸

馬地接衡縣近湖南境廬州南康區漢東廬地諸

三江而帶五湖江在者荆江在荆州太湖在蘇州鄱陽

湖在饒州青草湖在岳州丹控蠻荆而引甌越

陽湖在潤州洞庭湖在鄂州皆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

地也豐城有劍曰干將

雷煥得之張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徐孺字孺

華分其一馬陳蕃為豫章太守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

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啓音

戟音棘有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宇文鈞新除禮

尺占惟音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

反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舊註孟浩然非也序作於高

嘗到江西亦未嘗為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舊註

學士必當時坐中人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以為

王濬非皆之武庫家君作宰勃父福峙路出名區童

當時人也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

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駭音參車中兩馬駢於上路

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帝子謂滕王也得仙人之舊

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

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

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

地鍾鳴鼎食之家。舸音艦音檻迷津。青雀黃龍之軸

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作此兩句。閻公撫掌嘆曰。奇哉。漁舟唱晚。響窮彭蠡。音禮音鄱之

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衡山之南。有山名。不過此。之浦遙吟

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織歌凝而白雲遏。

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意其用淇奧綠竹事。鄴水

朱華光照臨川之筆。鄴乃曹魏興王之。地陳思王詩。朱華冒綠也。臨川今撫州王

義之善書嘗為臨川內史。四美具。良辰美景。二難并。賢主窮矚於

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

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

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宸遠。關山難越。誰悲

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閭而不見。

奉宣室以何年。漢賈誼諫為長沙。嗚呼。時運不齊。命

途多舛。馮唐易老。馮唐漢人。白首為郎。文帝幸過。李

廣難封。李廣武帝時為右北平太守。匈奴屈賈誼於

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梁鴻善八分書。魏武

所毀。逐於北海。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

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

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北海雖賒扶搖可接莊北溟有魚其

名為鯤化而為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方息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

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晉阮籍時率易

獨駕入山徑路車跡所窮轍痛哭而返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

纓等終軍之弱冠西漢終軍字子雲請纓時年二十餘故也謂之終有懷投

筆慕宗殼之長風宗殼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舍簪笏於百齡奉

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謝玄為叔父安所器重其生於庭階耳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

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唐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揚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楊

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揚得意曾薦司馬相如後相如遂顯勃云吾恨不逢楊得

意之薦士也鍾期既遇鍾子期極知音調今勃之奏流

水以何慙列子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河勃謂苟遇知音奏流水亦何慙耶

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蘭亭王逸少梓

澤立墟梓澤即金谷園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饒登高作

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鑾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朱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上巳日宴太學詩序

韓退之

與衆樂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者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間暇肇置三令節舊史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

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詔公卿群有司至

於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

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維其時司業武公少

儀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

樽俎既陳肴羞惟時醖宰序行獻酌有容歌風雅之

古辭斥音尺夷狄之新聲褒衣魏冠愉愉如也有一儒

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于樽俎之南鼓

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

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嘆及暮而退皆

充然若有所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

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六一居士序

蘇子瞻

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

曰是為吾一亦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為六一乎

知言有知而非誇大說立達者信之衆人之疑焉下

好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

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拒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亦謬乎說小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道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可加其功孟子既沒衛公孫鞅相秦廢井田變刑法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是以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

害蓋不至此也警策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

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

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

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

公曰蓋公蓋公善黃老言曹參避正堂以合之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

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是以知邪說之移人

雖豪傑之切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

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

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

或庶幾焉語有斟酌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

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貫前著禮樂仁義之實

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

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

世之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

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

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仁宗極

知而斯文終有愧於古護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

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

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

初嘉祐八年仁宗崩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鳴

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二句喚起歐陽

子沒十有餘年元豐士始為新學王介甫以佛老之

佞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哲宗元詔脩

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之學坡意以王氏然

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

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公四子

辨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

贛唐陸贄字敬輿謚宣公有奏議行世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前

之意未備得此數語意方盡此非予言也天下之

言也不窮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退之

佛之名梵語曰浮屠曰母馱曰沒馱曰評多字雖不同而音相近本無二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佛之所教頗襲墨子無愛之學問其名則是

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此

暢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楊子雲

稱在門墻則麾之喻儒名者在夷狄則進之喻墨名者吾取以

為法焉浮屠文暢喜文章文公取文暢止其周游天

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

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

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

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

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

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

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

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

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

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

說而瀆告之也此一段最高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

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

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
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
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此一段
義理最
精亦切近人情即是原道中議論無夫鳥俛而啄仰
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為奇特也
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
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暇食優游以
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此一段尤切
近人情見得
天地間不可無聖人無聖人之道
則人之類滅久矣與禽獸何異六
夫不知者非其人

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
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
也此二節是
儒者之過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

乎言見得文公所以與文暢者但
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記類

蘭亭記

王逸少

梁昭明太子以天朗氣清四字類秋景故
不入文選。此篇叙景感懷綽有佳致

永和九年晉穆帝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

陰之蘭亭脩禊音係禊除事也韻語陽秋云上巳於

宿垢謂之被禊禊者潔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截說蘭亭
聚會之時此地

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已上言蘭亭景物之善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音皂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彭祖壽八百殤音傷為妄作莊子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殤未成人而死者也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此一截極言死生之變使人觀此文之終而意愈無窮也

獨樂園記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自號迂叟其退居適意於園圃真樂如此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

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未至夫可

而求至夫可則當自勉不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

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

濯熱盥音管水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

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女履尼質二切止輪木耳目

肺腸卷為已有踽踽行不顧貌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

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

醉翁亭記

亭在琅琊山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

兩峯之間者釀泉也此一截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

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此一截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

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

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此一截說作醉

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

而寓之酒也此一截說其樂在若夫日出而林霏開

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

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

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

無窮也此一截說朝暮四時景象至於負者歌于塗

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僂音提攜往來而不

絕者滁人遊也此一截說滁人臨溪而漁溪深而魚

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簌雜然而前陳者

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

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乎其

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

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

而三轉收拾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

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此一截說太守所樂之真醉

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到此方

廬陵歐陽脩也

書錦堂記

歐陽永叔

唐子西語錄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書錦堂記云仕官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此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

昔之所同也此四句乃大意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

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史蘇秦字

谷先生游樵悴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後為秦相佩六國印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秦笑曰何前

倨而后恭也嫂謝曰買臣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

見季子位高金多也以給食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汝事日久待我富貴

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買臣不能

聽即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道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

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

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塵車馬足之間此一

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

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韓魏公琦相州人初

以武康軍節度來公相人也先著此世有令聲德為

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

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作將相而富貴皆公所

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

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高

牙者車輪輻牙也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桓圭三

者車上羽葆幢也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公所執

衮裳三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

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

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

嘗以武康宋節鎮名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

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

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韓公

之戒却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

如此

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
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
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
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占地步余雖不獲
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
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喜雨亭記

蘇子瞻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所解

以志喜之意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

之命作嘉禾漢武得鼎以名其年獻之天子周公領天子寶鼎汾水上改元為元

鼎元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左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名其子曰僑

如○文字不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此節且說

志喜之意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

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

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

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

雨三日乃止似春秋書法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

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

適成只一句幹上作亭接得甚有法於是舉酒於亭

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

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
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
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
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
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此一截說得雨既以
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禱
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加
此句已包太守天子造物太空意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
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
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四者既皆無所歸則歸之於亭名

此一截則詠歌此亭之所以名而斷結之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仁宗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

人和一日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

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于觀夫巴陵勝狀

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

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

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

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

怒號觸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

檝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

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立二柱○此一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

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

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

洋洋者矣此亦一柱樓之變態萬狀嗟夫子嘗求古

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綴上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此是一篇大綱領及帝握赤

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

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本傳帝引光入論道舊故

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歸江湖得聖人之清

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帝腹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音古之

上九象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

此段說易卦證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此段援易卦證光武蓋先生

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

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上結

段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韓歸立

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真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

以奉祠事復者漢法免租賦科役也又從而歌曰雲

山蒼蒼江水泱泱水流貌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謝云范

作此記李太白在坐間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音枯去其節用

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

雉堞圯毀葺葺荒穢音畏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

通此一節論竹之省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閒與臭

遼窳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

玉聲宜鼓琴琴調去聲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棊

子聲丁丁中耕切然宜投壺矢聲錚錚初耕切然皆竹樓

之所助也第三節論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

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

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

陽迎素月亦譔居之勝槩也第四節論彼齊雲樓五代

韓浦落星樓高則高矣并幹下音寒樓名西麗譙上

曹韓建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

吾所不取樓之五節論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

稔年也取禾熟之義若重覆扶救切之得二十稔噫

吾以至道乙未歲宋太宗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

陵揚州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黃州之命

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

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

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第八節論竹樓未遽朽咸平

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

行之佐宣其氣矣已上論天道之助以天聖人不言

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

其教矣對言論聖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

也此三句繳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陶與夔皆舜

臣至房魏房玄齡魏徵可數也此一句包是不獨有

其德亦皆務乎勤耳便見待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

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以上論古朝廷自國初因舊

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即朱之右示勤政也上接

勤字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

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音蓋下

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說相君待漏之意○此一

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也止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

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陰陽風雨晦明

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

請脩德以釐之憂心中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

甚迹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

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以上說正

意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

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噐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

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

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

心惛惛假寐而坐有特漏意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

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墮我帝位以之而危矣若

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以上說反意是知

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此四句結上二段

復有無毀無譽此一切尤切轉旅進旅退衆進則進衆退則退竊位而

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戒此樣人棘寺王制

古文卷七 二十五

棘木之下注周官所謂王外朝之左棘九卿所位也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未直記其名以結之似箴體

諫院題名記

司馬君實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此

大關涉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

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

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此一幹尤奇非温公不及此

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真宗初貞宗詔置諫官六員

責其職事慶曆仁宗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

而漫滅嘉祐仁宗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

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迂齋云結句三四語

袁州州學記

李太白

謝云宋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喜誦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焰超然不群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

愚有屈力殫音丹慮祇順德意法句有假官借古借字今訓作借字

也非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音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

尼尼至切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治平初

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

效闊踈亡以稱去聲上意旨通判穎川陳君侁音聞而

是之議以克合相去聲舊夫子廟陞隘不足改為乃營

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黜聖

惡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音爾備並手

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音釋采音菜且有

日盱江李觀音構諗音審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

見已謝云作學記不說虞夏商周自是秦以山西麇

關門不守壯語武夫健將賣降恐后何邪詩書之道廢

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光武出戎

行音杭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

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

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學之脩

筆力今代遭聖神爾袞得聖君法白俾爾由庠序踐古人

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

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

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

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收拾得好

思亭記

思亭記

陳後山

節奏相生血脉相續無窮之意見於言外矣

甄音真其人無名特標其姓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

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

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

木作室其旁而間名於余序事。第一節叙其由余以

為目之所視而思從之且說思之所然視千戈則思

闢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

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又出一思

思之所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荆

棘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

曰思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

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衰音催為忌而悲

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第三節論親不可忘雖然自親

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

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四節論因

親易節忘而作亭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

廣其思其有不與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

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

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

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吾為子記之使君

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記之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第六節進

義田記

錢公輔

此篇叙事有法其一節叙義田之由其二節叙義田散給之畧其三節推公活族之義其四節用義事為證其五節論他人所不能為其六節畧叙公之大體表其高義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

田此第一節論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每日給之

下叙義歲有丁娶凶葬皆有贍嫁女娶妻娶婦凶喪與夫葬理皆贍周之

下文有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

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嫁女禮煩再

嫁者三十千喪夫婦而再嫁則殺為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喪妻而再娶者則葬者

在我僅與之再娶者十五千半其給示其儉也葬者

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

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

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

也此第二節叙義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

而力未達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

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脩其業承

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飲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

其子而已此第三節惟公活族之義昔宴平仲弊車羸馬桓子曰

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

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

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

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觴

解也孟之屬由是齊侯乃以晏子之酒觴而罰桓子失言之過子嘗愛晏子好仁齊

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

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踈遠之

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

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

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

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不

得其門者豈少也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

為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

操壺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而族之貧者操壺

死於溝壑中而瘠瘦者亦多矣况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

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謂平定盜賊之類所向必克其事業滿於方邊人皆

之畏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子可略也獨高

其義因以遺其世云

豐樂亭記

歐陽永叔

此篇專歸功於上之功德第一節先叙滁之景以為亭第二節論滁為干戈用武之地第三節論聖宋平定之事第四節論民生豐樂皆上之功德第五節論為滁人立亭共享豐年之樂第六節論宣上意以與民同樂所以名亭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外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涵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此一節述滁之景以為亭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

太祖皇帝昔日我宋太祖藝祖皇帝嘗以舟師破李

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

滁東門之外生提二將於滁東門之外前日遂以平

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

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

矣此第三節論聖宋此平定之已久自唐失其政自李唐時海內分裂

五代五代豪傑並起而爭謂後梁朱温後唐李存勗後晉

與夫劉守光在燕錢鏐在吳越王審所在為敵國何

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

剗削消磨剗削平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

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此第四節論民生豐業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水雪刻露清秀峭刻星露清爽秀麗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而喜與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以上第五節論作亭表豐年之時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同

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此第六節論宣德意同民樂所以名

亭之意

古文精粹卷之七



